

木庶以傳信且使是邦家誦遺訓得去惡就善亦風俗之一助也歲在丁未正月旦日朝散大夫知泰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管田屯田事朱 朱卿序

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上

徐神翁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年十九入天慶觀隱跡于掃灑之役嘗遇至人授道日誦度人經有問休咎者假經中語以告常携一帶人呼曰徐二翁發運使蔣穎叔以經中有神

公受命普掃不祥之語呼曰神翁自是皆以神翁目之崇寧二年詔賜號虛靜沖和先生

凡三召赴闕大觀二年四月二十日解化于上清儲祥宮之道院年七十有六贈太中大夫勅葬本州城東響林東原宣和中即其地建昇真觀

嘉祐中有天台道士余元吉來寓雲堂歲餘示癩疾衆皆惡之公獨奉事甚謹元吉委化公告于海安鎮徐宗嚴得棺以葬哀之如師既葬而歸復慟哭逾拜羽衆下至廝役已而造址極殿前取囊衣悉焚之止衣敝袍執爨灑掃或入室閉戶終日若歌若笑見人必先拜皆以為狂耳初葬之明日徐宗嚴見公來謝乃取疋布十錢欲贈之公已出門相望數步間追莫能及宗嚴疑之後至觀詢問公實

未嘗出也

治平中有道人狀貌醜黑眉廣頰幅巾布袍杖頭挂一藥瓢如拳大云自二川來問其姓名但云黑道人寓趙生邸舍常至觀中先見知觀陳用已用已每以三十金遺之次往北極殿下黑坐惟公至則與密語他人莫聞也歲餘而去謂趙生曰吾無以謝汝今汝店中暑月無蚊蚋耳後果如其言客寓常滿熙寧中道正沖寂大師唐日嚴暮夜巡察望厨中若有火光至則無之公寢室在厨下推戶視之見公東向瞑目端坐猶不以介意一日乏齋糧令公往莊所督米公即往至日晡時唐至三清殿後見公梳帚而卧呼而詔之公曰來早米至矣唐怒不復問詰旦運米者至云徐二哥昨日催促不得少休適已先歸矣莊去郡往反百餘里唐愕然乃為公命名置弟子籍中人始信其遇異人矣從而問休咎或書度人經語以對或不答或大罵時有所謂也熙寧末以守信被恩澤度為道士公笑而不受曰我只解掃地耳力役如故

公每日晚間於殿堂諸處收香貼紙入房中
信手書字摺疊一處明日有來求字者以火
取而付之悉剛所問紙盡人亦絕矣
公掃灑之際略無弃物木葉腐者就擁其根
槁葉則收置一處每離罷收拾燈缸之餘者
給履夕確確之用殘炷之不可復用者即終
取膏油其滓猶不肯弃收一器中春殿之際
糶米亦聚於一器遇大寒時取弓士燃槁葉
取殘炷散於其上而焚之仍糶糶米粥與弓
士同食

舒州真源官道士崔仙翁名古之字道光嘗
遊石幢嶺見松下二人夾碁與崔一子令吞
之崔遲疑行至中路忽見公遂語其事示以
所得碁子公取而吞之過吳塘而去後崔復
至是嶺遇前爽者大加叱責崔自此病狂
唐日嚴延接四方羽流公或爾清雲堂翊日
必有至者
海陵軍沈伯玉携幼子見公問有官祿否公
不答固問之公曰金水在命祿在二十七年
後沈今日者推之二星果在命後授官之年

如公言

沈宰妻病求字公書無怒觀音四字再請之
又書誦之十過是年十月妻病死沈後看度
人經注無起觀音乃掌長夜之錄者
致仕查駕部與沈宰同見公公不出查叩戶

甚久公曰只見沈官人不見查官人二人遂
去未幾查卒

觀主首以屋宇敝壞而求見公者日衆遂置
櫃于公之座側期布施修造公許之遠近施
金日或至萬數然亦有虛日封緘不動而所
收如常

熙寧中歲飢觀門缺乏公每旦自出數百金
遺知事市蔬僕筆意公有私藏欲竊之伺公
出潛啓其戶有盆水在內足跡而仆盡濡其
衣方振衣聞公忽坐牀上笑曰教你休開盜
者狼狽而走

郡守張次山有故舊在城都守官有書來云
成都有一道人衣弊衣稱泰州天慶觀徐二
翁
元豐中蔣穎叔為發運初見公問會何事公

云不會問知禍福否云不知問看度人經還
通曉否云不曉問我為官如何云官人好聰
明再三問之云宜減刑不減刑如何公以手
捫背曰痛子痛說不得也蓋蔣背有瘤感怒
則痛至不能語未嘗告人也乃命二吏掖公

而拜之曰真人也經云神公受命普掃不祥
公可以當之遂呼為神公因留詩曰持帚掃
諸塵經今三十春憐渠獨行意雖靜不先人
為公立守雖堂或云呂吉甫贈詩有為止矜
夸獨守雖之句故蔣公取以為名也蔣又見

殿側有樂子長真人碑題詩曰瑤壇三級滿
蒼苔想像真人飲赤松颯颯仙風動杉檜只
應聽馭暫歸來子長舊宅在今仲真坊樂真
橋之側蓋飛昇之地梁大同中建樂真觀至
唐大中時徙而東之今天慶觀是也又公所
居亦在樂真橋之東故蔣詩謂公乃子長再
來也

蔣穎叔嘗求字書龍字問何故不全曰後來
添之是年除龍圖閣直學士再問之曰且得
久而再叩之乃加三點問背瘤如何曰閣下

則下也後除龍圖閣學士瀟果移稍下又嘗求字得赤天魔王字又得負天擔石字問擔得幾石曰二十石未幾移帥廣州乃應赤天魔王之語後入為樞密則負天擔石之驗將為發運日欲開龜山河心計之久未嘗語

人一日懷此事見公公遽云開則便開何須問人其意乃決

王荆公遣人求字書初舒王字四字如此書公曰勅字內不須用人字也蓋經有赤書五字之句後公還金陵舟行忽岸側有老人呼

曰相公徐神翁有書授書視之亦如前四字老人忽不見未幾公薨政和中追封舒王其書驗矣

虞尚書策元豐末罷通州俸來見公公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獅子白鶴羅列左右日月

照明網煥室內凡二十四字公曰得也得也使得此字也到闕除大常寺奉禮郎時方修禮物見排列青龍白虎等儀仗方悟策又與子沆求字得三十二過字時沆年十一至元符中過省年三十二矣

元豐七年舉子赴南宮試求字書樂出成灰四字張正議之子大成得山嶽吞烟四字是舉試樂出虛論而貢院火

尚書范鍾作憲使問公每日食多少曰飽便住問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顧錢後來不曾

有夢問是修行悟解惟復過人得道公不答再三問之曰過人何年過人曰庚戌今年庚申公度人否笑而不答

范未有子求字公書灣灣二字歲餘在揚州灣頭得子後再過海陵見公公曰更去州東

三五里接取箇秀才次日過通州方至唐灣又得一子

錢舍人總持母服寓居泰州大寧寺見公求字書上明七曜摩夷天七字俄遭回祿其子

東美嘗得公書齊到帝前四字會總使三韓東美偕行同日謝辭去

經義所檢討布衣劉谷與公早相識嘗造樂真人堂問真人安在公指像之鼻端示之劉

嘿會其意謂樂之出沒一氣往來耳劉作詩云來來來問箇空因一向低頭獨拂塵却指

鼻端泥一點笑言便是樂真人

谷嘗與公以草藉地宿於厨中一夕光耀如晝見公張口瞪目而坐空中聞人語云徐禧

入蕃直立死呂惠卿與著拘把夾子時禧經營遼事而呂猶持服維揚二人皆谷所善者

其後禧有永樂之禍而呂更元祐之貶紹聖甲戌方復官

待制呂益柔未第日其父見公公曰五十四好又云第二人後益柔第二人登科五十四

乃其排行也

承議王仲京遣人求字書月字再問公公云速入道亦恐不及是年卒

孫升簽判任滿別公公曰做官時著緋後兩任不赴過羣恩賜緋為御史

王和甫求字書三山字後提舉嵩山崇福宮提舉林虛初在京師見泰州蔣道士有公所

書字處對公像焚香禱而拈之得回度五常四字後除常州教授再任首尾五年

劉谷塔蔣靜待制元豐中謁公公初見公醜壇上觀其屈伸狀貌人也察其神宇則古所

謂與造物游者靜默然無言驚立揚背以下之公方掃地遂舉帚以對靜揖之即有帚下壇去於是知其真所謂抱一勿失不以卜筮而知吉凶者

范推官遷以書于李南公久未有報疑以問公公書石字後數日南公以緡錢議石不遺之

李宣德詩法言以未有子問公公曰買底祠部不如賜底又書孔孟二字後果得二子李赴楚州鹽城宰見公公曰汝臨替著緡尋遇

元豐乙丑覃恩改服色拜勅日乃交印時也周裕熙寧三年登進士第又在選謂一日見公公書八京兩字裕雖知經有八景冥合之句而未曉公曰此回名合也是年權維陽軍宿遷縣尉獲賊改秘書省校書郎蓋選階七

等至京秩為八也

元祐初侍禁王勝因押綱求見公公無語令飲水三盃辭不能飲公曰三盃水不能飲況他飲一河水耶勝皇恐不敢隱蓋其妻李氏妬溺一婢於水欲作醮解之公云如此却好

醮畢之夕勝與李氏皆夢所溺婢云神翁度我我究釋矣

宣徽使張安道休致而病日遣人賣香求字公書回鹿劉玄四字與之經有回蹠流玄之語張以書謝曰蒙示四字一見體會來意將

俸曆焚訖曠劫以來貪吝之心使隨此火光消滅自此目疾漸愈

參政呂吉甫元祐初母服闋除郡聞有臺章求字公書建節二字呂云方虞罪逐敢有是望公曰終須建節俄貶建寧軍節度副使至紹聖改元召帥延安尋自觀文殿學士拜保寧軍節度使

吉甫初來拜公公顧曰善守善守皆謂使之善守富貴也已而除藩府固辭降之單州則單守之應相繼遷謫則又使善守之意也

呂嘗得公字云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過人筭斷絕人命門後自延安得謫

內相蘇子瞻初起知登州來求字公書來王守三字又問學道之要公云閑好蘇公見許道士求解字許曰經云赤書玉字勅乃王命

公作來字書則王命將下果召為內翰復出守揚州蘇公疑閑好之言再遣人求字公不書後謫惠州遣子過求字公不見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也

蘇黃門子由自贛溪遣人求字公書運當滅度身經太陰俄被召歷侍從至門下侍郎元祐末出知索州再遣人問之書曰十過轉經

福德立降謂來使曰過去十見在十子由聞之曰日者謂予成運多福酉運多厄豈十年後有再生之理乎未至東還嶺表元符末乃還

道士潘奉真元祐中累試經未中公書三十二日四字後試中特年三十二

後登第

客省使劉爰元祐中與其父被謫求字得執玉把節四字未幾與父皆得召爰除內東門司其父知內侍省經中有執錄把籍同到帝前之語公以錄為玉以籍為節蓋二公皆中

貴人為節度留後也

宿州陳助教求字公不書但連叱之仍命巨觥盛水飲之數四陳生辭不能復飲公曰汝不能飲此況他飲湖水耶蓋甯利人之財其人溺水無救心也陳皇恐謝公曰爾負財負命到此不省是難教化也陳生遂入道

有一武臣為邊將其家久不得信來求字公書重屋二字既而訃至官為護柩以歸始悟二字乃千里尸至

齊巡檢元祐卒未求字書羞字齊母丑生不踰旬而亡再見公公書羞字未幾齊卒蓋以羞字之上為羊字其下為次字羊者未年次者相次也

郡守周郊初赴任舟次泗上公以書遺之及啓封止云殺人放大周到任三日郡有殺人放火三盜皆得

元祐癸酉江陵舉子見公公曰今年八口得解後榜出姓名有口者八人

姑蘇舉子赴省來求字公曰汝無慮華亭土地已備禮迎迓矣是舉中第注華亭簿

供奉和鉉有親戚相約同見公和意不欲往因曰人豈不自知不得已遂同來公一見謂和曰官人豈不自知

陳古元祐中率眾造帳座獻東嶽約郝縱秀才偕行郝猶豫來求字得居字陳謂郝曰居者安之兆也事畢回至高郵郝以疾卒陳載其柩歸始悟居字乃古載尸歸也

元祐中駙馬都尉張敦禮以公名奏聞賜紫服及賜號圓通大師公不受常服如故公嘗書一偈示眾云天地一尺四海一滴把眼一眨不見蹤跡又嘗寫詩云遙望南莊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不用心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汲汲光陰似水流隨時得過便須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富貴貧窮各有由宿緣分定莫剛求不曾下

得春時種空守荒田望有收南莊北宅眼前花好兒好女莫謾誇我若一朝身死後又屬張三李四家

元祐四年郡吏陳德儀亡失海陵宰李元規印紙限一月尋訪求字公書不如此字至限

滿前一日於門首官道上獲之是日乃十一月十一日蓋月建在子所得不字加子為存字十一為在字

揚州市戶鍾靜元祐中暴卒將歿而甦云初被追至陰府證事故還至中途護送鬼吏云何以謝我靜曰唯有齋牒一道吏曰此物亦可乃以片紙易之欣然持去及甦手中有小紙淡墨細書兩行字不可曉乃以示公公曰此陰府當錢貼子其上云齋牒一道當錢五百貫汝速歸買紙錢并貼子焚之

通州海門人鄒慶販魚過海陵來求字得禁字慶謂所販槁魚何禁之有比至錢塘遇盜所有蕩盡後獲盜之人乃林小二

道士李八師守柔善釋公字元祐初往揚州作龍華會道俗以事公之禮待之公忽以片紙書字摺之與許道正云候李八師歸與之後數日李抱病歸許以字授之書云已攝此羅鄴守柔連呼死罪竟卒

右班殿直賈賓元祐中求字得馮字又加四點於其下後得漳泉福興四州軍巡轄馬通

鋪

宣德郎周景元祐末感寒疾夢一老人授之
以藥曰我特來救爾及覺病良已是時猶未
識公後於給事喬執中家始見公像乃所夢
者至紹聖丙子來見公公一見揖之曰久別

安樂周始悟昔年之疾得公救之

成都道士蹇拱辰元祐戊辰冬錄賈善祥所
撰神公傳記來求字公一見曰何煩作傳記

人生無計多事爾且先作一頌當為寫字拱
辰頌云神公神公如月滿空不以目視照見

無窮公遂書壽德動經四字公云爾父母安
樂不須問德字則爾母何氏陰德福爾動則

動靜歇滅經字少工宜精進賈師得地祇兩
字賈果曾夢授符命除亳州太清宮土地

僧智通未度時詣觀求出家問公公云汝可
為僧書陳字與之智通後於資福寺出家長

老道圓度為僧道圓俗姓陳也既而求謝公
公云資福今則寂寥後有人修造在向後更

有樓臺殿閣又書道字與之智通謂道字其
師名也道圓死繼之者乃法道創修資福極

華煥後二十八年詔郡府各以一寺之甲者
改神霄玉清萬壽宮郡以資福應詔知官則

道清大師印若紳也又改塔為鬱羅蕭臺殿
堂門廡皆更新之公之言驗

大夫陳祥作信倅時贈公詩曰朝携一帚隨
我身暮携一帚掃我室朝朝暮暮掃不停塵

埃掃盡真仙出
進士周獲元祐八年失解求字公書佃字後

三年陸農師守秦州周預薦
常州劉道元祐中來出家公曰汝不當住此

書九日乾三字日字在左後數年於京師建
隆觀九曜院為道士經中有九日導乾之語

蔣講元祐中與眾人見公公獨招蔣授以片
紙曰汝用得此字乃葬字李八師解之云豈

有兩葬事未了乎其一卯生其一巳生蔣泣
曰講父母皆未葬實卯與巳生也即日裏厝

不敢緩
維揚城東人姚文質初未識公在元豐初忽

見老人扣門獨持一帚云我秦州徐二翁也
我有一帚生在你後園中可往看之姚與公

往園中公指一處曰此我帚也姚隨所指見
葉竹一莖生如帚狀回視已失老父所在遂

來見公如所見老父而公未嘗出也公曰彼
處可卓庵修行他日求觀中修道姚即於生

帚處結庵繪公像奉香火有疑則禱之無不
驗至元祐中來建三清殿

文質謀遷葬父母先得一低地又得一高處
心不能決各取土一掬封袖間以問公文質

未及言公即云用低地文質出二土囊公指
其一曰此土佳視所封乃低處也

錢端叔之妹無子端叔夢以見公公書元始
上帝四字其妹云我已曉止得女子爾其

後果然蓋始字女台也
元祐中王徽未仕來見公公即呼曰王官人

莫愁前程謂一道士曰請官人道正處喫茶
及再見公公撫其背曰他時為州官日照顧

觀門一事概亦唯唯而已後二十年為秦州
汪掾適本觀主首有公事憲司送司理院掾

悟前語為盡心焉
杭州人范小五携一娼姓呂來求字公大書

十六

云吕氏無夫范氏無妻皆皇恐而退

如鼻人籍天從大奉客三百千客訟於官人無所償於其家竹園中自縊有丁生救之而免客聞而憐之復告于官乞寬其限天從此生計復興其後以五百千償客客不受餘

金而去天從因病煉服秋石元祐末見公公曰爾非籍三手批其頰而叱之曰何故食至穢之物爾記得竹園中否譬如彼時更何惑

耶天從遂悟乞住觀中奉事公公許之曰爾可為我作勝事積少善緣遂令同姚文質作

糾首造三清殿更修觀宇天從至崇寧五年七月感疾求公呪水公不與問爾姓甚曰姓籍問籍字如何寫曰竹頭下從來從昔公曰

只用昔字更使得一夕字子息歸去天從於二十一日夜坐亡是日乃已蓋昔字二十

一日也一夕從已則死矣

公一日謂修觀道士曰速去真州買木遂如其言至真州問之市人云今早有木棧甚大

欲得一千六百貫長蓋僧酬一千五百貫客未售道士如其價而得之長蓋人再來已不

十七

及矣

秀州進士鄧嶽元祐中赴舉求字公書羊一夕已四字是年不第至辛未年卒

寶錄侍宸程若清初在儋人無識者元祐中別公歸潛山公以詩戲之曰破布襪衫結

角提退毛鷲鳳不如難蚌蛤雖然無顏色內有寶珠人不知後二十年程與公赴召同居

上清賜號寶錄先生

提舉劉誼道人求字書林下人三字誼喜曰我奉道昨夢雙童飲乳乃知余實林下人也

後至楚州卒

郡守熊鼻之兒待制本以病訪醫且欲歸鄱陽鼻以問公公書丁字曰也作得了字也作

得下字只挑脚是丁字更添口作可字若添人則何字又曰使此何字不得只添三點則

使得數日後又來求字公書道言此三字後得信知其兄至真州丁字河卒其幼子次日

又卒乃驗道字缺二畫之意而丁河之微隱若此

主簿柳卞嘗驗尸不貴州將軍其事求見公

欲正月起行公曰明年正月卞不以為然會運使李琮睢州拘留勅奏明年正月始得脫

去

殿院林旦為淮南漕求字公書上尚黨寃

陵六字唯寃字多一畫後移漕河東卒於上

黨

佛印大師了元住金山致書於公公不開紙

只云好好又於封皮上書金字十四箇兩兩相並授來人持去復遣人求字公書二七佛

三字後住金山凡十四年

江陰布衣劉谷元祐庚午冬或諷村民以日

事進狀訟谷事下淮東憲司谷懼禍來見公公書天字七箇並列者三其一綴於六字之下谷點頰其意乃變姓皇甫逃於廬山嘗至

饒州安仁壻蔣靜官所淮憲以聞有旨治靜

谷逃三年至紹聖而田事直靜亦會恩乃免

元祐甲戌四月中公杜門不出道衆請之曰

候改年號則出數日果改紹聖元年

內翰王明叟嘗得公書啟封有呂字作呂如

此書後表一幼子一長女復遣人問公公書

季秋霜降四字遂除刑部侍郎乃九月也

紹聖初海陵舉子問公得失公曰陸侍郎來

滿城着綠次舉何昌言榜郭觀張知常李彬

郭元瑜登科時陸農師與郡開宴召之中奉

查應辰賦詩有鈔看黃霸徵為相須信徐翁

語有神之句

李彬朝奉未第時母姜氏問公公一見即曰

今年未旺爾祖有陰德姜再問之公曰候木

旺却來相見是年彬獲薦姜復見公公曰却

是木旺也彬果登科

紹聖丙子尚釋之赴維揚試問公公曰我箇

裏自擔却一箇亥生底在尚是年獲薦而海

陵魁王山乃與尚皆辛亥生也

秀州天慶觀道士夏日時紹聖中求字得上

聞三十三字是時年二十五後八年卒

進士陸表民見公公曰與爾箇實字視之作

實如此書又曰汝不可用與汝父可也巳而

陸表祖母

如阜今劉海陵簿蔡興化尉陳同見公公書

失字顧劉曰爾添口為知顧蔡曰爾添巨為

矩顧陳曰爾添巨為矩未幾陳病卒劉常任

智故警之蔡名居厚後為從官

蔣道感疾亦字書明字十月十日亡

州吏孫氏妻見公未及語叱之曰爾何面目

來箇裏便還他物亦不及矣姬惶恐而去翊

日為官所捕乃數日前利邢氏女子衣物而

殺之

高釋之以小疾訪公公與語曰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及送出連呼馬牙碯其

意似有戒飾及歸有醫留藥其湯使用馬牙

碯

運使張祖求字書壠字張自云龍在土為失

水且壠墓也尋以疾卒

曹判官舜元見公得婦夫擔石字家有二婦

人懷姙也經中有負天擔石之語夫者二人

也

權教授鮑由與理孫吳拉見公公曰二官人

三教並通並云正為未通望先生指示一門

公曰有圓通門般若門又歷說三教事吳云

雖然如是當從何門入公曰既是三教並通

又却問從何門入

吳一日諸公作醮既至觀慮所携錘未款款

增之意未決往見公公遠云捨便捨又何須

問

鮑教授見公公問內字上加水為甚字鮑曰

無此字又問內字下加水字為甚字曰亦無

此字又問傍加水如何鮑曰內字公笑曰今

日正用得此字既歸太守召食西樓方即席

觀壁間有東坡留題內陳訥字適與日相值

云

山陽富人楊公佐家一日聞異香忽有一老

父持帚過庭下適有淮陽道姑徐道生在焉

楊驚而問之道生曰此徐神翁也公佐前揖

已失所在唯一木斗在地乃與道生來見公

即所見者詢其斗則三官殿前柱口斗也公

曰欲修此殿公佐施錢數十萬重建

高郵桑正國將赴舉問公公書黃綠簡三字

經云黃錄白簡公去白字而以錄為錄是歲

果中第

胡主簿思問侍其父致政歸泰州公曰主簿

與潘主簿一般先是潘亦侍父教政歸鄉父卒未幾胡之父亦卒

曾司戶湛重九日訪公及退謂公曰開春當復拜見公曰相見明年今日湛以事濡滯比再至則次年重九日也

老圃馮旺繪公像於家日薦飲饌偶一日忘之翊日自負蘿蔔來施庫下公見之曰我倚得爾好昨日若不得錢家飯便不餓却我錢亦日以飯為供也

孫氏子訪公公書日下人三字又云爾速歸今日內使得此字也孫急歸得暴疾卒於日下

張判官璉罷官謀丹未得來見公公書吉水二字云且意就使張往見郡守守云適已差周永船矣吉水則周永也

鄭通判詢挈家見公時一女方及笄公忽云母也戀女不得女也戀母不得未幾女感疾而卒

報恩寺律僧惟永與數僧同見公公顧惟永取一蒲團若坐禪者謂諸人曰爾等不如他

會如此坐眾不能曉後惟永出世住寶寧云紹聖中無為軍湯安見公且畫公像歸來香火久之其子婦有一子三歲安夢公云可施此子出家覺而語其妻秦氏秦志以為不祥未幾兒病死秦氏怒取公像投江中後秦氏

感時疾得軟臂疾安復來見公公云爾妻奔我於江中謂溺死矣我却到長蘆上得來安大愧謝而去繼有潭州賈人劉真見公公遽云昨謝汝相救劉真言頃至長蘆見文書一軸浮水上取之乃公像也

陸叢一日遇公於觀後門公問汝姓甚曰姓陸公曰爾何不出門外坐有親戚來觀你也又曰三日二日叢歸三日果有一親戚時生至其家感疾叢復叩公公以卽字授之又三日時生殂於叢之門外

承務郎王安中嘗書姓名年甲本字公於王安中三字周回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八字曰只此是也至京過大禮差行事郊壇見四獸旗正在安中所立處左右前後也又嘗求

呪水公云此不須呪水五月五日却用得楊

枝水後歸至杭州以女子病有僧治之持楊枝呪水誦呪是日女子卒乃重午日也

丞相張天覺嘗泊舟維揚山光寺前見岸側有道人浣手且於中指間取芭掠髮神彩甚異亟邀至問之曰遠見掠髮者無乃劍乎道

人唯唯張云一觀可否道人如前於指甲間取一篋子如白金色長三寸許以氣吹之赫然成劍張接視之劍也坐間遽失道人所在後詣海陵見公欲問所遇未及語公出片紙授之有洞文二字洞字中一畫移下則為洞

字回乃二口則知水側道人乃呂公也公暇日多立於香櫃之側忽有兩美婦携手而來歌唱自若直抵公所眾皆駭愕久之而去有陳季二翁在傍問公何人耶公曰何蔣二仙姑也眾急追及門而隱

龔深甫司業初起謫籍遣人求字公書與屍起死白骨成人八字經云回骸起死

天慶觀主首作疏化緣請公為糾首公曰此疏遇有口者即了矣凡入疏者或姓或名多有口焉

有口焉

李七翁者常釋公所書字一日問公求字公書是非二字作是輩如此書李莫能曉有許道士曰公以爾所釋字少是多非也公笑陳七翁者亦常解公字一日侍公側公以片紙與之書過度三界字陳大喜謂經之下文云位登仙翁也有道人薛谷曰此非吉也谷是有病鶴在庭下公祝之曰過度三界誦之數遍鶴數日死未幾陳果卒

姜堰催綱司將枝沈福船聖初得渭州方士張子臯符水絕粒近兩月末見公公書以其尚食稅之多七字與之公意戒其絕粒爾沈不悟月餘而死

袁承議符赴通州海門寧挈家見公符自烹茶一盞奉公公飲一呷即授與符曰爾等一切喫喫了安樂符未喫聞道正來揖符即授與妻兒等適飲及歸船家人問曰適仙生今一切喫茶獨知縣不飲何也符方省不曾飲亦不介意至海門卒舉家飲茶者皆安紹聖甲戌天慶作上元醮三夕十六日齋畢道士王善祥等在醮器庫跡滌見一人形貌

磊落衣布袍至庫前長揖善祥等皆不介意既去公至問曰何不請道人喫茶善祥曰為忙公咄之曰此呂公訪我耳善祥追之不及信州竹宗隱求字卜出家公書三界五帝字曰可往真州遂投儀真觀後過試經得帝列

二字經頭是年試中枝戴蓋所挑經頭上則三界五帝下則列言上清

四明舉子秦生累舉不第問公公曰若見張果老乘鐵船過海即過省也後免解赴省試在景德寺坐間見壁畫在後視之其畫如公所言者是年擢第

道士劉守寧募緣鑄鐘問何日可成公云三火方得已而再鑄不就復問公公云須是通州遂往靜海得張治子者欲鼓鑄問忽見公來眾欣然迎之輒不復見遂一鑄而成

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上

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下 序五

公有紹聖乙亥九月且高戶不出不飲不食道泉叩戶寂無音響十一月七日郡守陸農師至令道正擊戶有頃聞聲欸之音陸呼曰佃在此久矣士民自公不出憂惶頗甚遂出相見陸問之公曰作少緣事故爾數日有人獻紫花石柱四

公初閉戶未出道正許守節亦扣戶拜請公既出謂陸守曰侍郎此人難教化也遽索酒陸守疑其素不飲令索之必有謂亟取酒至公亦不飲乃曰此壞人之物也陸云在神公莫不然否公曰也則不得此與財無異至此不戒是難教化也蓋專以戒守節耳又素紙筆寫云或先品空二字守信生多吉難感謝秦州許壽澄提携向去不得野進退艱難遂髮虔心追薦先亡久遠紹聖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為撥共五十二字授與守節曰今日使得後數日復取去皆莫能曉先是元祐末重建三清殿公謂守節曰爾可退却名目將衣鉢盡施造殿守節不從至此又戒之亦不